

第二轮修改

修改说明

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稿的审阅和建议。根据意见，我们对文稿做了相应修改，并用蓝色字体标注。

审稿专家 1 的意见及回复

问题 1：个别地方的修改与研究变量不太相符。如，引言最后一句“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在 BTP 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讨论部分第一段“本研究发现现在享乐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等。

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非常抱歉我们在论述研究变量和结果中出现的疏漏，现在对全文进行检核，在提出研究变量和论述研究结果相关的部分中，统一了研究变量。详见引言最后一段和讨论部分第一段，均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问题 2：论文中的 2.4 缺乏研究程序，这与本刊格式要求不符。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根据专家建议，我们在 2.4 部分补充了研究程序，包括数据收集程序、数据分析前的处理和数据分析程序。详见第 4-5 页，2.4 研究程序和数据分析，补充修改内容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问题 3：图 1 中出现了性别、年龄、学历和家庭年收入等控制变量，这需要核查澄清。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考虑到性别、年龄、学历和家庭年收入等变量与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中，我们将其纳入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中，性别、年龄、学历和家庭年收入均指向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但是这些路径非常多，因此在图 1 呈现中，与控制变量相关的没有显著的路径并未呈现。考虑到可能会引起歧义，我们又对图 1 进行修改。为了更清晰明了的表明研究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我们在图 1 中不呈现控制变量相关的路径。且已在文章论述中予以说明。修改和补充的地方详见第 6 页，3.3 部分第一段最后一句。修改后的图示，见第 6 页图 1。修改内容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问题 4：讨论内容有些冗余。一是与前言部分重复过多，二是语句不够精炼，三是研究局限部分套话过多而不具针对性。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根据专家意见，我们对文章的表述进行了精炼和缩减，删除了讨论部分重复冗余的内容，且对研究局限的论述进行了提炼。详见文章讨论部分第一段、第二段和最后一段，修改部分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审稿专家 2 的意见及回复

问题 1: 论文采用的研究工具在本研究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数不理想, 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作者并未进一步说明原因。

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各个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 其指标大部分均满足模型拟合可接受的水平。因为根据研究者 (Hu & Bentler 1999; Marsh et al., 2004; 吴明隆, 2010) 的建议, χ^2/df 处于 1~3 之间 (该值容易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而变大, 一般不依赖该指标判断模型拟合), CFI、TLI>0.9, RMSEA<0.08, SRMR<0.08, 表明模型适配合理。而本研究中各个变量的 CFI, TLI 均在 0.9 以上, SRMR 均在 0.08 以下 (详见 2.2 测量工具部分), 大部分量表的 RMSEA 的值均在 0.08 及以下 (除了焦虑量表)。所以这些结果表明研究所使用工具还是存在一定有效性。当然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 本研究也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单因子解释率仅为 22.7%, 远小于 40% 的标准, 因此也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所有的工具中, 仅有焦虑量表的 RMSEA 指标超过了 0.08, 有可能焦虑量表的各个题目之间含义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 从而导致 RMSEA 指标不太理想, 但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以及验证性因子模型的其他的拟合指标均满足临界值标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该量表的信效度。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旨为研究变量的关系探讨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 关于量表的题目的共线性并未展开来论述。

吴明隆. (2010). *结构方程模型: AMOS 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Hu, L. Z., & Bentler, P. M. (1999). Cut 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55.

Marsh, H., Hau, K. -T., & Wen, Z. (2004). In search of golden rules: Comment on hypothesis-testing approaches to setting cutoff values for fit indexes and dangers in overgeneralizing Hu and Bentler's (1999) finding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1(3), 320-341. https://doi.org/10.1207/s15328007sem1103_2

问题 2: 总体创新性不够, 建议补充创新性实验或换个切入点进行分析。

答: 谢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3 点, 第一, 对衡量平衡时间洞察力的工具进行了创新。如使用了较为丰富的维度, 且加入了以往研究不曾关注的内容。第二, 使用了积极和消极两类指标, 深入探讨了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第三, 检验了平衡时间洞察力到心理健康的可能路径, 即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关于对文章创新的总结, 在文章引言最后一段有表述。结合专家建议, 我们对研究的创新点进行了适当梳理和补充。详见文章讨论部分最后一段, 修改部分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第一轮修改

修改说明

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稿耐心细致的审阅和建议。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对文稿做了相应调整，并将修改部分采用蓝色字体加以标示，另对专家的意见进行逐条回复，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审稿专家 1 的意见及回复

问题 1：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这一概念早在 2008 年就由 Zimbardo 等人提出，相关的研究进展需要作者进行更详细的梳理与总结。其次，作者尽管对采用的尚未发表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应该共包括 6 个维度，量表中多出的 1 个维度的依据是什么？而且，这样似乎就不太平衡了吧？最后，作者认为平衡（时间）洞察力越积极，意味着越平衡，越消极就越失衡，这个观点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文献支持。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1）关于平衡时间洞察力的研究进展我们进行了补充，详见引言部分第二段，已用蓝色字体标注。2）现存的操作化平衡时间洞察力的工具很少有从数量的角度来判断平衡。如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Zi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 ZTPI; Zimbardo & Boyd, 1999），包含 5 个维度。Carelli, Wiberg 和 Åström（2015）在 ZTPI 的基础上补充了未来消极分量表（future negative scale），Sobol-Kwapinska 和 Jankowski（2016）又补充了一个聚焦现在分量表（active concentration on the present），成为一个包含 7 个维度的量表。这些研究也多采用平衡时间洞察力偏差法（Deviation from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DBTP; Stolarski, Bitner, & Zimbardo, 2011）来计算平衡指标，所以在使用 DBTP 计算平衡时间洞察力时，使用的维度数量并不固定。本研究使用的量表是在未来方面包含了三个维度，除了未来积极和未来消极，还包含一个过度未来取向。早在 1999 年，Zimbardo 和 Boyd（1999）就提出过度未来取向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失衡时间洞察力，其以时间紧迫感和无休止的工作为特点，可能会导致生活上的不成功（Zimbardo & Boyd, 1999; Zimbardo & Boyd, 2008）。但目前为止，尚未有测量工具包含这一概念。再者考虑到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普遍面临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而过度的任务或工作负担渗透到个人时间框架中可能不利于其心理健康，阻碍人们获得时间洞察力的平衡，因此有必要来衡量过度未来取向。所以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为 7 个维度。3）关于本研究所使用的衡量平衡时间洞察力的方式，其依据是对平衡时间洞察力概念、工具和方法的梳理。从概念上来讲，Zimbardo 和 Boyd（1999）最初将平衡时间洞察力定义为个体依据情景特点表现出适应性时间洞察力的能力。由此而论，个体在积极时间洞察力上的得分越高，在消极时间洞察力上的得分越低，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适应性时间洞察力的可能性越大。Zimbardo 和 Boyd（2008）进一步将平衡时间洞察力定义为：未来、过去积极和现在享乐的较高得分与过去

消极和现在宿命的较低得分。这种组合也说明积极时间洞察力得分越高，消极时间洞察力得分越低，那么个体的平衡程度也越高，因为大量研究发现未来、过去积极、现在享乐有利于幸福感，而过去消极、现在宿命不利于主观幸福感（参见时间洞察力与幸福感综述; Diaconu-Gherasim, Mardari, & Măirean, 2021）。从计算方法来论，平衡时间洞察力偏差法（DBTP）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计算平衡时间洞察力的方法，该方法首先计算个体在 ZTPI 各个维度实际得分与相对应的理想得分之差，随后将各个差值进行平方后并相加，最后对这些差值平方和进行开平方处理。举一个例子，过去积极的最优值为 5，过去消极的最优值为 1（Jankowski, Zajenkowski, & Stolarski, 2020; Stolarski, Zajenkowski, Jankowski, & Szymaniak, 2020），那个当一个人在过去积极上得 5 分，在过去消极上得 1 分时，代表该个体有较好的平衡时间洞察力，这反映的其实也是个体在适应性时间洞察力上得分越高，在非适应型时间洞察力上的得分越低，那么其平衡程度越好。实际上，受限于篇幅我们并未在本研究中展开说明平衡时间洞察力量表编制过程，可能会导致关于平衡时间洞察力的相关研究进展梳理不全。本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平衡时间洞察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 Carelli, M.G., Wiberg, B., & Åström, E. (2015) Broadening the TP Profile: Future Negative Time Perspective. In M. Stolarski, N. Fioulaine & W. van Beek (Eds.), *Time perspective theory: Review,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87-97). Springer, Cham.
- Diaconu-Gherasim, L.R., Mardari, C.R. & Măirean, C. (2021). The relation between time perspectives and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on research. *Current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1-01949-4>
- Jankowski, K. S., Zajenkowski, M., & Stolarski, M. (2020). What Are the Optimal Levels of Time Perspectives? Deviation from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Revisited (DBTP-R). *Psychologica Belgica*, 60(1), 164–183.
- Sobol-Kwapinska, M., & Jankowski, T. (2016). Positive tim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and positiv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4), 1511-1528.
- Stolarski, M., Bitner, J., & Zimbardo, P. G. (2011). Time perspectiv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discounting of delayed awards. *Time and Society*, 20(3), 346–363.
- Stolarski, M., Zajenkowski, M., Jankowski, K. S., & Szymaniak, K. (2020). Deviation from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relationships with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6, 109772.
- Vowinckel, J. C., Westerhof, G. J., Bohlmeijer, E. T., & Webster, J. D. (2015). Flourishing in the now: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present-eudaimonic time perspective scale. *Time and Society*, 26(2), 203-226.
- Zimbardo, P. G., & Boyd, J. N. (1999). Putting time in perspective: A valid, reliable individual-differences metric.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 1271-1288.
- Zimbardo, P. G., & Boyd, J. N. (2008). *The time paradox: The new psychology of time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问题 2: 问题提出部分选取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以及情绪调节策略作为中介变量，作者应补充相关的理论依据或研究证据，进一步增强研究的逻辑性。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根据专家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关于变量关系的论述，首先论述了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然后论述了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最后论述了平衡时间

洞察力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详见引言部分第三段、第四段。

问题 3: 本研究的平衡时间洞察力量表与其他类似工具有何区别？如，Webster (2011)开发的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Scale (BTPS)。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 (BTPI) 与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工具 ZTPI 的区别。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 (BTPI) 是在 ZTPI 的基础上所设计的，有 28 个题目，7 个维度：过去积极、过去消极、未来积极、未来消极、现在享乐、现在投入和过度未来取向。BTPI 与 ZTPI 的主要区别有三点，第一结构设置不同，首先我们纳入了过度未来取向和现在投入两个维度。过度未来取向以时间紧迫感和无休止的工作为特点，可能会导致生活上的不成功 (Zimbardo & Boyd, 1999)。以往的工具并未对该结构加以测量，但过度的任务或工作负担渗透到个人时间框架中很可能阻碍个体获得时间平衡。现在投入也是 ZTPI 所忽视的结构，但聚焦当下、投入到当前的生活却是 BTP 的核心 (Sobol-Kwapinska & Jankowski, 2016; Vowinckel, Westerhof, Bohlmeijer, & Webster, 2015)，因为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预期未来，都发生在现在 (Zimbardo & Boyd, 2008)。此外，考虑到 ZTPI 中现在宿命维度条目的模糊性且多为测量个体对未来的无望感 (如：我认为担忧未来毫无意义，因为你根本无能无力)，BTPI 将该维度整合到未来消极维度中，使量表的维度结构和条目内容更为清晰。其次，BTPI 与 ZTPI 的区别主要在条目数量和信效度方面的差异。原版 ZTPI 有 56 个题目，而 BTPI 有 28 个题目，BTPI 较为精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作答疲劳所引起的误差。在信效度上，BTPI 本研究中各个维度的信效度均在 0.7 以上，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良好。ZTPI 信效度不佳的问题一直被学者所诟病 (McKay et al., 2015; Mohammed & Marhefka, 2019; Worrell et al., 2018)，尤其是现在宿命维度，在很多文化背景中其信度系数低于 0.6。第三，ZTPI 是依据西方大学生样本所开发的 (Zimbardo & Boyd, 1999)，BTPI 是依据中国成年人样本所开发的，可能 BTPI 更适用于国内成年人群体。

2)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 (BTPI) 与 Webster (2011)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Scale (BTPS) 的区别

Webster (2011) 开发的平衡时间洞察力量表 (BTPS)，有 28 个题目，两个维度：过去取向和未来取向。该量表在使用时是依据样本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来划分不同的时间洞察力类型，以过去取向和未来取向得分的组中值为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四种类型：过去和未来得分均高于中位数划分为时间扩展类型；过去和未来得分均低于中位数划分为时间限制类型；过去得分低于中位数，未来得分高于中位数划分为未来主义者类型；过去得分高于中位数，未来得分低于中位数划分为回忆取向类型。BTPS 相对较为精简，在划分不同的类型时具有清晰明了的优势。BTPS 的主要局限在于它仅包含了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的内容，并且都是以积极的内容为主。这样的结构忽视了对现在维度 (Vowinckel et al., 2015)，和过去消极和未来消极内容的衡量。此外，BTPS 通过划分类型的方法，很难得到一个连续的平衡时间洞察力得分。而本研究所使用

的 BTPI 所蕴含的维度较为全面，且能得到一个连续性的平衡程度指标分数，在检验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时，可能更为适用。

参考文献：

- McKay, M. T., Worrell, F. C., Temple, E. C., Perry, J. L., Cole, J. C., & Mello, Z. R. (2015). Less is not always more: The case of the 36-item short form of the Zi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2, 68–71.
- Mohammed, S., & Marhefka, J. T. (2019). How have we, do we, and will we measure time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1, 276-293. <http://dx.doi.org/10.1002/job.2414>
- Sobol-Kwapinska, M., & Jankowski, T. (2016). Positive tim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and positiv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4), 1511-1528.
- Vowinckel, J. C., Westerhof, G. J., Bohlmeijer, E. T., & Webster, J. D. (2015). Flourishing in the now: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present-eudaimonic time perspective scale. *Time and Society*, 26(2), 203-226.
- Webster, J. D. (2011). A new measure of time perspective: initial psychometric findings for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scale (BTP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43(2), 111-118.
- Worrell, F. C., Temple, E. C., McKay, M. T., Živković, U., Perry, J. L., Mello, Z. R., Musil, B., & Cole, J. C. (2018).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resolving the psychometri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Zi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 Results from the USA, Australia, Sloven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34, 41–51.
- Zimbardo, P. G., & Boyd, J. N. (1999). Putting time in perspective: A valid, reliable individual-differences metric.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 1271-1288.

问题 4：图表与数据描述不符。例如：正文中写道“BTP 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表达抑制 ($\beta=-.09, p<.05$)”， $p<.05$ ，但图 1 中的数据右上方是三颗星；正文中写“BTP 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表达抑制 ($\beta=-.09, p<.01$)”， $p<.01$ ，但图 2 中数据右上方是三颗星。请作者仔细核查数据。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非常抱歉我们在数据表述部分的错漏，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仔细的检核和修正。在综合审稿专家的意见和本文的主旨后，我们修改了分析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采用相关分析检验了平衡时间洞察力、时间洞察力各个维度、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的各个指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焦虑）的关系。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心理健康视为一个整体潜变量，观测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焦虑，从而分析情绪调节策略在平衡时间洞察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我们还在摘要部分、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进行了相应调整。详见 3.2 部分相关分析，3.3 部分情绪调节策略在 BTP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所有修改的地方均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问题 5：请作者仔细核查个别数据表达。例如：表 1 中变量 8 和变量 12 名分别是 BTPa 和 SWBb，但表格下方注释却是 aBTP 和 bSWB；图表的标题中用情绪调节，中文中却是情绪调节策略。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所有表格的数据的表述进行了重新整理，已修正表述间的一一对应问题。详见表 1 和表 2。

问题 6: 讨论部分缺乏对平衡时间洞察力的概念与测量工具的讨论，而且也对研究结果的创新性论述不够深入。

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的主旨主要在于探讨平衡时间洞察力、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因此大量的笔墨用于探讨变量关系。非常抱歉在本研究中关于平衡时间洞察力的概念与测量工具的讨论不多（受限于篇幅），不过关于平衡时间洞察力量表的编制过程、信效度问题，以及与以往量表的差异等内容我们有专门的文章在论述，目前关于工具编制的文章还在投稿中（*Assessment*）。当然由于本研究使用到该量表，我们也讨论部分进行了简单陈述，详见 4 讨论部分第一段，补充修改内容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关于对研究结果的创新性论述，我们也在讨论部分进行了重新表述，详见 4 讨论部分第一段和第三段，修改内容已用蓝色字体标注。具体而言我们比较了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的相似之处，以及不同之处（创新性的发现），并讨论了这些不同发现。创新性内容主要包括两点，第一使用了较为全面的测量工具，来探讨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如我们探讨了过度未来取向、现在投入取向与心理健康各个指标的关系；第二点，以往研究大多直接检验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相关的机制研究并不完善，我们检验了情绪调节策略在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问题 7: 英文摘要个别地方翻译不够准确。

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对摘要部分进行了仔细的检核与修改，修正了相关术语的表述方式，以及部分时态问题，此外由于分析部分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在中英文摘要中进行了修正。详见摘要部分，所有的修改均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问题 8: 请补充以性别、年龄、学历和家庭年收入为控制变量的理由。

答: 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和提醒。我们补充了关于性别、年龄、学历和家庭年收入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这些背景变量与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随后的分析中纳为控制变量。详见 3.2 部分相关分析，修改部分已用蓝色标注。

审稿专家 2 的意见及回复

问题 1: 研究将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绪和焦虑作为心理健康的观测指标。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心理健康作为一个潜变量，上述三个指标作为观测变量似乎更为合适。而如果要不同指标分离，并与其作用模式会有差异的话，但此研究并未提供理论依据。

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专家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数据分析部分。首先采用相关分

析对平衡时间洞察力、时间洞察力各个维度、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的各个指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焦虑）进行了分析。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心理健康视为一个潜变量，观测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焦虑，从而分析情绪调节策略在平衡时间洞察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构方程的结果发现认知重评（正向）和表达抑制（负向）在二者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我们还在摘要部分、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进行了调整了，尤其是在讨论部分中，我们先论述了平衡时间洞察力及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各个指标的关系，然后论述了平衡时间洞察力与总体心理健康的关系，最后论述了情绪调节策略在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详见 3.2 部分相关分析，3.3 部分情绪调节策略在 BTP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4 讨论部分第一段和第二段，所有修改的地方均已用蓝色字体标注。

问题 2：文中提到关于 BTP 和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存在较多局限，并解释 BTP 的衡量中缺乏对过度未来取向、现在积极时间洞察力的测量且作用机制探讨不深入。但这个并不是 BTP 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局限性，而是 BTP 研究本身的局限性。

答：谢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已经重新组织了相关的表述，详见引言部分最后一段。

问题 3：生活满意度量表、焦虑量表和情绪调节量表都是国外学者编制的，文中没有报告国内的修订版，作者并未报告上述三个量表在此研究中验证性因子拟合指数。

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和提醒。我们补充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数，各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的拟合指标，详见 2.2 部分测量工具，补充内容已用蓝色字体标注。